



CHAMIE RYUWA

岑凱倫

查弥儿与我

上海三联书店

责任编辑 邱辛晔 丁元昌

封面设计 方 防

查弥儿与我

岑凯伦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

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发行
上海绍兴路5号

华彩印刷厂印刷

1984年1月 第1版

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8.75插页：1印数：15306

印数：1-50300

ISBN 7-5426-0134-1/I·39

定价：2.70元

I 247.5

735 (6)

内容提要

广告公司的职员伊小卜邂逅千万富翁之千金查弥儿，得悉她将获得一笔庞大的遗产，于是向她展开猛烈追求，经过勾心斗角，直到财产终于到手时，他却感觉世界上的真正快乐，不是金钱……

这是香港近年来最精彩之长篇小说，写情、写景、写人性丝丝入扣。

查弥儿与我

从学校出来，就一直没有过好的日子。因为穷。

其实在学校里做学生的时候，我的日子也过得不好。父亲是管理货仓的，入息不多，母亲还在酒楼做过收帐的。

毕业之后，父亲谢世。

还幸姊姊伊蕾嫁了人，嫁个丈夫是银行家，很有金钱，他们有一幢很豪华的住宅，接了妈妈过去住。

因此剩下我一个，我曾在一间香烟公司任职，月薪不高。

一年半之后，辞了职，转到一间广告公司去。

薪水比较好一点，却还是穷。

住的地方，是近写字楼的一幢住宅里，租的是在顶楼的一个大房间。

这个大房间一角是一个厨房，厨房侧边是浴室。浴室潮湿，光线不足，一进浴室，就想到伦敦这种有雾的天气。

厨房与卧室间，有一道门帘，帘子也许是上位住客留下的，破破烂烂，一半倾斜地挂在那儿。

从窗子外望，是楼下张家的露台，楼下住的那家人环境也不见得好，露台上不但没有花草，只堆积着垃圾。

我的午餐总在写字楼解决，晚上总在“超级市场”买些鸡蛋面包之类，在房间内即弄即食。

睡觉是唯一的享受，可是那张床并不舒服，黑漆漆的夜里，偶然有老鼠爬过的声音。还有屋顶的甲虫，常常会一失

足，跌在我的面孔上。

讨厌的房子，讨厌这种生活，我实在是受够了。

但是日子总是日子，非得一天天地捱过去不可。

一个周日的下午，楼下张太太上来敲门。

拉开门，看见她那副十分不悦的口气，我就问：“我的电话？”

“嗯。”她说完回身就走，边下楼边低咒，“电话这么多，为什么不在房里装一架？每次听电话，还要我爬楼梯！”

我没有作声，跟着她走进张家。

电话搁在那儿，一拿起电话，那边是姊姊的声音。

“——终于找到你了！”她在那边叫，“吃了饭没有？”

“才上班。”

“过来吃中饭。”她说，“好久没见你，还有妈，老问我你这两个月怎么了？”

“在什么地方吃中饭？”我问。

“我家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说：“要坐‘的士’上山，那笔车资，已够我吃一个牛排了。”

“真是小家。”她在那边嚷：“好了，我叫司机开车子来接你。”

“司机知道地方么？”

“在街口等。”伊蕾说：“你总认得我的车子吧？”

“嗯。”我问：“要多久？”

“十五分钟就到。”

“好。”我连忙搁上电话，”一回头，看见张太太一双不大喜悦的双眼直盯着我。

“下次自己去申请一个电话！”她嘴巴歪了歪，“我血压高，为你的电话，整天爬楼梯，总有一天要了我的命！”

我笑了起来，连声“谢谢”。

回到楼上的房间，看了看桌上堆着的两幅广告设计书，耸耸臂。

本来是准备一个下午做好它的，算了吧。

是星期六及周末，又可以吃一顿免费午餐，放下工作再说。

伊蕾的美国车子已经泊在街口，远远望去，银白色闪闪发亮，每次见到这辆车，就联想到海洋里的巨霸“无比敌”

奔近车子，司机替我开了门。我坐这车子，司机也没跟我说话，已将车子开动了。

姊姊的确嫁得不错，看这个司机的制服，比我身上的衣服都要名贵。

也由于如此，我倒反而少跟伊蕾来往。

未结婚前，伊蕾与我很接近，整班人一起出去跳舞作乐，无忧无虑。结了婚后，她成为名流太太，我就少去与她搭讪了。

转了十七八个弯，车子到了山顶。

这幢房子筑得很高，总有云雾把屋顶掩遮着。车子驶进院子，我望望屋顶，今天又有雾。

下了车，我去按铃。

这豪华住宅我来过四次，一次姊姊在婚前介绍她未婚夫金山白给我们认识的时候，那次是与妈妈一起来的。

另一次是他们结婚那天。

后将一次是伊蕾的生日。

不久前，是他们结婚周年，我也来过一次，那是三四个月前的事情了。

门打开了，女佣跟我进屋。

脚踏软绵绵的地毯上，我发现屋里插了许许多多的鲜花。

“啊……你来了！”一阵喜悦的声音从楼上传来。只见伊蕾穿了一身粉红的衣服，由梯上飘飘而下。

“伊蕾”

“小卜！”跟在伊蕾后面的是母亲，梳了一个髻子，身上穿了一件墨绿色的旗袍，“——这两个月，电话都没有一个！”

“公司忙。”我说。

妈和伊蕾从梯楼走到我面前，我嗅到她们身上的一股香水味。

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我望一望四周的鲜花问。

“看你这个孩子！”妈摇摇头，“你穿这样的衣服就来了！”

我看看自己身上，一件淡蓝的毛衣，一件深蓝色的裤子，也不太差啊。

“小卜一直就是这样的！不要紧！”伊蕾转身进厅，我们跟了进去。

“她说来吃午餐！”我讲“我就套件毛衣来了，怎么了？……”

“喝些东西么？”她走到酒吧前，取起一只杯子。

我摇摇头。她还是弄了一杯“可乐”给我。

“今天我要你认识一个人。”她把杯子交给我，对我说。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刚刚从法国回来。”伊蕾跟我说：“我以前的同学查弥儿，你也认识她。”

“查弥儿？”我呆了一呆，“世界有人姓查的么？”

“当然有，百家性，至少有一百种不同的姓氏哩！”伊蕾坐在软软的天鹅绒沙发上，“——你记得她么？”

“一点印象也没有。”我回答。

“怎么会记不起来呢？”伊蕾指指面颊，“喂，这儿有几点雀斑的。喜欢打球的，那什么羽球、垒球都爱打的那一个。”

我想了想，还是摇头。

“你很讨厌她的。”伊蕾接着又说：“你说她，是我那些同学中最丑的一个。”

“你的同学都丑，怎么记得。”我答。

“我也不太记得了。”母亲说：“——记得她到我们家来的时候，常溜到厨房来找东西吃的，嘴巴一天嚼不停。”

“她快来了吧？”伊蕾看看腕表，“山白说下了班接她一起来的。”

门给在这一刻响了。

“她来了！”伊蕾冲出客厅去，“——我去开门。”

母亲走到我身边来，看我一眼。

“你过得怎样？”她低声问我。

“过得去。”

“瘦了。”她喃喃地。

“从没有病过啊。”我回答。

一阵欢笑声从外面传来，嘻嘻哈哈，吱吱喳喳的，一个是伊蕾的声音，另一个爽朗的笑声却是陌生的。

声音传到客厅来，母亲着先立起来。

冲进我眼里的形像，是一个珠圆玉润的女孩子，很白皙，面上有一两点雀斑，手上抱着一只小型的松鼠狗。

伊蕾后面跟住的是她丈夫金山白，西装笔挺，手持文件箱，一副绅士相。

“我跟你介绍。”伊蕾春风满面的走上来，还把身边的查弥儿推上来，“这是我妈，这是我弟弟小卜。”

“伯母。”她礼貌地向我母亲点头。

然后，她又回头来看我。

“好么，小卜。”她友善的向我一笑。

这时我才正式的看她一眼。

天啊！这副尊容！面上不但有一点点雀斑，还有那副牙齿，全是捆上了银线的。

大约牙齿不齐，正在想法挽救吧。

我看看她的脸，再望望她手里的那只小狗，我觉得那只小狗要比她好看得多了。

“噢，小卜！”伊蕾嚷起来，“——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？”

“我有印象。”她大大方方地向我伸出手来，“小时候，你最喜欢游泳的。”

她与我握握手，把小狗放在地上，她坐到沙发上去。

“一次我叫你教我游泳，你硬把我的头浸在水里，害我

喝了好几口海水。”查弥儿说着哈哈笑起来。

“我实在不记得了。”我回答勉强。

“记性真坏。”伊蕾埋怨。

心里想，这副尊容，小孩子时一定更丑，怎会记得？

“噢？”伊蕾叫起来，“山白呢？”

“一起进门的啊，他来接我，上楼去换衣服了。”查弥儿告诉伊蕾，“他说最讨厌穿西装，要换了毛衣才下来。”

“我去叫佣人开午饭。”伊蕾边说边走到客厅外去。

母亲坐在一角没有说话，查弥儿看了我一眼。

她的神态是轻松而又明朗的。

“这些日子在做什么？”她问我。

“工作。”我回答：“在广告公司。”

“噢！”她点点头，“那一方面？”

“多方面，”我摊摊手，“设计、推销……总总式式，老板吩咐做什么、就做什么。”

她好像很有兴趣地打量我，跟着问：“这儿做广告这行，没有欧美那边的发展大吧？”

“没有”。我耸耸肩，“不过，近年来也不错了。能找到碗饭吃就行，我根本不理睬市场不市场。”

“嗯，也对。”

“你在法国回来？”

“对啊。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巴黎。”她答。

“在那边念书？”

“念一点书。”她说：“主要学画，学法文。”

“要做画？”我看看她。

“并没有这个志愿。”她摊摊手，“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大抱负的人。”

她的谈吐很率直，也友善。大概在外国耽久了，往往会忘记自己是个女孩子。

她那只松鼠小狗在地毯上滚来滚去，一下子奔到我脚边来，用鼻尖来嗅我的脚底。

我把脚一缩，发见自己的鞋子破了。

我快把鞋底踩在地上，相信查弥儿已经看见了。

“这只狗！”她却跟我说：“最没有礼貌！花花！坐下！”

她竟然没有提及我的破鞋子。

“这狗是跟我坐飞机回来。”她说：“要不是海关我认识人，他要去坐牢，说要检验什么有没有疫症！真是！”

山白和伊蕾一起进厅来了，山白跟我握握手。

我跟这个姊夫一直礼礼貌貌，很少搭讪。

“饭开好了，来吃饭吧。”伊蕾说着带我们进饭厅。

伊蕾家里只有她与丈夫两个人，吃饭时菜肴都是很丰富的。

既然这是“免费午餐”，我坐下了就吃。

他俩都像很悠闲地，吃得慢，话又多。

听见伊蕾问查弥儿：“——下午做什么？”

“我要去买东西。”查弥儿说：“你带我去好么？”

“好啊！”伊蕾转头就问丈夫，“山白，你开车，我们一起下山。”

“嗯。”山白最听伊蕾的话，只要姊姊开口，他什么都

好。

“小卜呢？”伊蕾问我，“你和妈也跟我们一起，好吧？”

“叫妈去吧。”我边说：“我有事。”

“有约了？”伊蕾笑了笑。

“嗯。”我胡乱说。

“女朋友？”

“嗯。”我又应。

吃完午饭，山白、伊蕾、查弥儿和妈四人下山去买东西，我乘他们的“顺风车”下山，可以免去召“的士”的车费。

坐在车中，妈悄悄的塞了一张钞票到我手心中。

“去买双新鞋子。”妈趁人不备，悄悄在我耳根说。

× × ×

星期一上班之前，张太太又来敲我的门。

打开门，见到她那副脸色，我立即知道又是电话。

“对不起。”我匆匆把自己的咖啡喝完，取起文件箱下楼。

走到张太太家，我取起电话。

“小卜！”伊蕾的声音。

“一早打电话来！”我故意大声讲，好让张太太听到。

“一会儿打到写字楼去不行？常要麻烦张太太！”

“你吃了火药？”伊蕾在那边叫起来，“我不见了你写字楼电话号码！又怕晚一点找不到你，当然一早打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帮我一个忙。”她说：“下班后陪陪查弥儿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一怔。

“今晚我和山白有一点事情，不能跟查弥儿出去。”伊蕾通过电话筒内讲，“——只好找你陪陪她。”

“怎么？”我问：“她生得太丑，没人肯陪她吧？”

“去你的！”伊蕾叫嚷着，“她买了看芭蕾舞的票子，我和山白答应去的，如果没有人去看太不好意思了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我忙！”我回答：“你找别人去陪她。”

“小卜！”

“你看她这副绑了银线的牙齿，哎！天啊！”我低声叫：“而且带一个女孩子出去，开销怎么算？我可没这个闲钱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”伊蕾说：“你下班，我的车子在你楼下等你。坐我的车子，去见她。她在戏院门口等！”

“天啊！”我叫。

“看完戏带她去吃一顿饭，或者去跳跳午。”伊蕾叮嘱我：“她喜欢什么地方，就带她去。所有开支，全算我的好了。”

“是么？”我再三问：“真的算你的帐？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

又可以有一顿“免费”饭吃，心中想，也好。

“好吧。”我讲。

挂下电话，回转头，看见张太太盯住我看。

“你的电话已经超过三分钟了，你不知道么？”她大声说。

“谢谢，谢谢！”

“我连忙冲出门口，急步跑下楼梯。

× × ×

伊蕾那辆“无比敌”很准时，我才步出电梯，已经看见司机坐在车子里等我。

我直步上前，司机开了门。

“太太叫我交给你这个。”司机跟着把一只白色的信封递给我。

坐进车子，我看了看，里面夹着五百块现钞。

这样阔气？伊蕾对这个旧同学实在阔气，一出手就是大手笔。

“太太吩咐，你要到什么地方，只要说好了。”司机边开动车子边跟我说话。

想回去换衣服，想了想，我决定就穿身上那套上班的西装算数。

这个查弥儿又不是什么美女，根本用不着放在眼内。

“带我到最幽静的地方去。”我对司机说：“我要喝一杯咖啡，然后再到戏院去。”

司机载我到最幽静的咖啡室，我吃了一个意大利烧饼，喝了两杯咖啡，看了三份报纸。

然后，又由司机带我去买了一双鞋子，用的是那次母亲偷偷塞给我的钱。

看看手表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再由司机带我到戏院。

戏院门前塞满了人，我从人群中挤过去，四面张望这些人群中最丑陋的女孩子。

“——小卜！小卜！”

我听见查弥儿的声音在身后嚷。我一回头，看见她穿了

一身粉红的晚服，手中却拿着两大包爆粟。

“啊！我以为你不来了！”她向我迎来，咧开着嘴，露出一排绑着银线的牙齿。

她把手上的一包爆粟交给我。

“我们还剩一张票。”她说：“可以帮我退掉行么？”

她打开手袋，把三张票取出来。

“本来我以为你姊姊和山白来的。”她把戏票交到我手中，“现在多了一张。”

“退什么，卖了就算了。”我有点烦厌地对她说。

“这场芭蕾舞表演是难得一看的，有些人一个多月前已经订票了。”她向我解释，“多了一个空位子多可惜，应该卖票别人，可以让买不到票的人欣赏欣赏。”

好一大套道理，我不得不取出一张戏票，走到票房去。

票房已挂满了“满座”红牌，却仍有不少人站立着。

那些人一看到我取着一张票子走过去，立即一起拥上来。

“有票出让？”一个问。

“我要！我要！”另一个嚷。

“给我——”又有一个叫。

不过几秒钟，戏票已给人抢买去了。也不知道是卖给谁的。

取着钞票我回到查弥儿身边，把钱交给她。

“一会儿可以用这些钱来请你吃东西。”她打开手袋，把钱塞了进去。

“一会儿我请你。”我说。

“怎好意思叫你请？你陪我来看看戏，我已经太高兴了。”

她笑笑，“我最怕一个人到戏院看戏的。我们可以进场了。”

坐在戏院内，我看看她。

这个女孩子真的貌不惊人，如果是我，绝不会约她出来。

她吃着爆粟，舞台上灯光暗下去，音乐奏起。

这是好几段有名的芭蕾舞片段所夹杂起来的表演，有：“罗密欧与朱丽叶”、“胡桃夹子”、“吉实羽”等等片段。

一向不喜欢这种东西，虽然跳得飘飘若仙，却完全提不起我的兴趣。

不断打着呵欠，转头看看她，看得出了神。看到罗密欧与朱丽叶“露台幽会”的双人舞时，她那睁大的眼睛内，竟然闪着丝丝泪光。

好不容易捱到演完，她拚命地鼓掌，我立起来，伸了一个懒腰。

“走吧。”我说：“坐得腰也酸了。”

“还要谢幕哩。”她说。

走到戏院外面，伊蕾的司机驾着大车子，已等在那儿。

“上那儿去吃东西？”查弥儿坐上车问。

我问司机：“太太与先生最喜欢那一间？”

“噢，我知道，我带你们去。”司机遵命，把车子开动了。

车子停泊在一间意大利餐厅前，餐厅外有个露台，花叶茂盛，点着烛光。

我与查弥儿在露台的木椅坐下。

“——这儿真像意大利。”她望左右，然后说：“我相

信这儿的木椅和装饰品，都是从那边运来的。”

“你到过意大利？”我问。

“嗯。”她点头，“住过好一阵子。”

我看看她，“你不是在巴黎念书？又学画，走来走去做什么？”

“走来走去看风景啊。”她回答：“欧洲国家一个连一个，不少风景可以看。”

侍者把餐单取来。看戏前吃过一个意大利鸡饼，现在又饿了。

我看了这餐单，真是食欲大增。我由冷盆、汤，一直点到餐后甜品。

然后，我抬起头，看见她摊着那份餐单在发呆。

“对不起，”我说：“忘了你——你要什么？”

她笑一笑，把餐单拢合了。

“我只要一杯柠檬汁。”她吩咐侍者。

“什么？”我问：“你不饿？”

“我太胖了，要减肥。”她答。

我看她一眼。心中想，怎么样减也不会有奇迹出现了，这副尊容。

我吃我的餐，她喝她的柠檬汁。

我不大想跟她谈。反正戏也看了，餐也吃了，我的“责任”也差不多了。

她喝着柠檬汁，一双眼睛不断地看住我。那双眼睛还是算不错的，很圆很大，也明亮。

“你好象缺乏营养。”她突然说。

“哦？”我一怔，即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